



温暖订制

报名参与方式

●拨打晚报热线电话4940000 ●@平顶山晚报@平顶山晚报新周刊
●登录晚报企业QQ800019008留言 ●通过平顶山新闻网或平顶山微报名

今日订单

鲁山一热心村民为9个贫困家庭“订制温暖” 他们很需要棉被、简易轮椅



左上:身患“舞蹈症”的禹铁建(左)。左下:高鸿敏的妻子。右上:张庆、赵玉花老两口。右下:王有先老人在灶火盛红薯稀饭。

□记者牛超/文 禹舸/图

本报讯“我们村有几个孤寡、贫困老人，能不能帮帮他们？”近日，鲁山县四棵乡南营村的郭祥岐老人拨打本报热线电话，想为村里9个特困家庭“订制温暖”。

郭祥岐曾任南营村党支部书记，对村民的情况比较熟悉。12月3日，记者前往南营村调查采访。

今年41岁的禹铁建是南营村南营组村民，记者来到他家时，他正准备外出。说话间，手脚有些变形的禹铁建站在原地，手脚不停地舞动，似乎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根本停不下来。

禹铁建家三间土坯瓦房的墙体部分掉坏，屋内除了一台有些年头的电视机，再没什么值钱物件，一张木板床上放着一床被子。

“他家就这一床被子，还是我们帮忙做的，被面、棉花都是我们三家给他凑的。”邻居禹彩说，禹铁建的父母去世多年，弟弟常

年在外打工，家里现在就他一个人。

“他得这病十几年了，家里老人在的时候也去医院检查过，但没查出啥病。”禹彩说，禹铁建的母亲和舅舅也患这病，“根本干不成活儿，挑个水就怕掉水里，吃个饭吃到嘴里的没洒的多。”

“他们说这叫舞蹈症。”禹铁建说。担心他摔倒，记者让他坐下来说话，但他的手脚仍不住地舞动，胳膊一会伸到头上，一会垂到地上，让人不忍多看。

“天冷了，他太需要一床比较轻薄、暖和的被子。这被子时间长了，不暖和，还沉(重)，他根本掂不动。”禹彩说。

王有先今年88岁，家住南营村清水营组。记者赶到他家时，他正捧着一个饭碗蹲在门口吃饭。三间房屋内光线昏暗，仅有一个电灯照明。老人住其中一间房，中间堂屋内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木头柜子。郭祥岐说，王有先的老伴早去世，智障儿子几年前也去世了，现在他和内弟住着这房子。老人的内弟叫梁现法，今年73岁，也是个孤

寡老头，聋哑人。梁现法住在另一个房间里，屋里堆满了破纸盒等废品，一些杂物占去大半个床，被子又脏又薄。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6个家庭，这些家庭中的成员不是身体有病，就是有精神疾病，生活都很困难。“天冷了，他们要有一床暖和的被子多好。”郭祥岐说。

其他6个需要救助家庭的情况：

赵玉花，83岁，左腿残疾，老伴88岁，耳聋，享受低保。需要简易轮椅。

高鸿敏，73岁，患青光眼，老伴73岁，精神有问题。需要棉被。

宋运清，65岁，孤寡老人。需要棉被。

王张定，63岁，妻子聋哑且身体残疾，二人住的是草房。需要棉被。

张东军，62岁，下肢残疾，以修鞋为生。需要棉被。

高大军63岁，妻子聋哑且身体残疾，需要棉被。

手机防盗软件 遭遇现实挑战？

市民姚先生：成功定位
离找回手机很远

□本报见习记者 杨尊尊

手机丢失或被窃怎么办？莫急，即使被换SIM卡，机主仍可以对手机定位，只要手机重新启动，它就会把新号码发到机主事先设定的其他手机上，在软件相关页面上同样可以显示出换卡号码和定位。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奇防盗软件。

由于软件开发商的大肆宣传，手机防盗软件一度成为不少“粗心鬼”心目中的福音，受到不少手机用户的热捧。然而，最近丢失手机的我市市民姚先生发现，他虽然定位了丢失手机，但找寻使用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凌晨3点多丢手机

姚先生家住卫东区光华路街道光华社区，11月21日凌晨3点半左右，姚先生7个多月大的孩子突发高烧，他和妻子抱着孩子匆忙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往平煤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凌晨4点多，疲惫的姚先生从医院出来后，发现手机不见了。“很可能掉在出租车上了。”姚先生说手机是两年前买的，时价4000多元，如今虽然不值什么钱，但却存储了不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与视频，“上边记录了孩子的成长过程，对我真的很重要。”

姚先生告诉记者，当天凌晨4点多，他拨打自己的手机时还能打通，但随后再拨打手机便关机了。无奈，姚先生补办手机卡并新买了一部手机。12月2日，他登录防盗软件，软件界面上的定位轨迹显示该手机在光明路北段乐福新村附近，同时显示该手机的新换卡号为一个移动手机号。姚先生随后在市区一家移动营业厅查到该号码的办理人为一名郭姓男士。

知道新号码难寻使用者

姚先生此后两次拨通该号码，一名男子接电话称自己不在平顶山，之后挂断电话并关机。

昨天上午11时许，记者拨打姚先生防盗软件上的新换卡号，提示音确为关机状态。随后，记者联系中兴路派出所咨询此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是盗窃案件，公安部门有义务查询被窃手机信息，并帮助失窃者找回手机；如果当事人仅仅是遗失了自己的手机，公安部门对此不予立案。

律师：需确认是遗忘还是遗失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9条、112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庆阁告诉记者，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其中，遗忘物不等于遗失物。对于遗失物而言，如果不归还，可能产生民事法律上的关系，或者是道德上的谴责；而遗忘物则作为侵占罪的法定犯罪对象之一，遗忘者通常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物品遗忘的地点和周围环境。

宋庆阁认为如果姚先生能够确定自己的手机属于遗忘物，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帮助找回自己遗忘的手机。

樊文君父子需要褥子和棉被御寒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十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樊文君独自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他说，儿子需要一床褥子和棉被过冬。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区迎宾路南段原市毛巾厂家属院樊文君家里采访。

这是一幢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楼，墙体斑驳，楼道墙壁黑黑的。樊家地方不大，也没有像样的电器，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前段时间邻居给我几袋石灰，我自己粉的墙。”今年66岁的樊文君说，儿子樊高飞长期生病，两人心里都很憋闷，把家里收拾收拾，心里也觉得敞亮了点。

樊高飞精神恍惚地坐在被窝里，见有陌生人进屋，一声不吭。

樊文君是平煤神马集团七矿退休职工，老伴是原市毛巾厂退休职工。今年29岁的樊高飞上高中时因琐事患上精神分裂症。樊文君说，当时他和老伴所在单位的效益都不好，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生活十分拮据。他们四处借钱给儿子看病，但儿子的病情没有明显好转。1993年老伴患肺癌，他东拼西凑了几千块钱给老伴看病，但老伴还是在当年去世了。“这是当时邻居和单位给我们捐款的记录。”樊文君拿出一个笔记本说。记者看到，本子上详细地记录了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金额，捐款金额从50

元到1000元不等。

老伴去世后，樊文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了脑梗和心脏病，父子俩的生活全靠樊文君一个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和儿子的低保金维持，但二人每月的药费就得四五百元。

“他隔一段时间就会犯病，平均一年就得住一次院。”樊文君说，儿子病情严重时，又打又闹，还砸邻居的窗户、踹邻居家的门。有时儿子夜里犯病还拿刀砍他，有几次他差点儿受伤。“现在晚上我都会把刀藏起来。”

天气寒冷，父子俩最需要什么？樊文君说，如果有好心人或好心企业帮忙，最好给儿子送一床褥子和一床棉被。